

林子三教正宗

二十一

林子三教正宗

四書正義

門人盧文輝校輯

論語統論

林子每令諸生熟讀魯論。乃復說之曰。諸生既熟讀魯論矣。魯論者。儒書也。昔者孔子謂子夏曰。女爲君子儒。無爲小人儒。今諸生能爲君子儒乎。然儒之道莫大於孝。諸生之事父也。可不孝乎。儒之道又莫大於忠。諸生之事君也。可不忠乎。出則可不勇乎。愛則可不

勞乎。傳則可不習乎。友則可不信乎。仁可也。而佞不可也。達可也。而聞不可也。欲訥可也。而巧言不可也。近信可也。而令色不可也。適不可也。莫不可也。而義之與比。然後可也。野不可也。史不可也。而文質彬彬。然後可也。狂而肆焉。猶之可也。若流之而爲蕩。則斷乎其不可也。愚而直焉。猶之可也。若流之而爲詐。則斷乎其不可也。訥而廉焉。猶之可也。若流之而爲忿戾。則斷乎其不可也。孔子嘗以仁

教人矣。而魯論所記有復禮之仁焉。有愛人之仁焉。有如其仁之仁焉。不有以辨之。非所以爲仁也。孔子又嘗以禮教人矣。而魯論所記有約禮之禮焉。有因禮之禮焉。有禮後之禮焉。不有以辨之。非所以爲禮也。其曰予欲無言。豈聖人之傳道也。乃貴於無言與。其曰吾有知乎哉。無知也。豈聖人之會道也。乃貴於無知與。其曰默而識之。又曰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。豈聖人之識道

也。不得不默而有隱之中。自有無隱者存。與
蔬食曲肱。何以樂在其中。簞瓢陋巷。何以不
改其樂。民可使由之。而其所可由者何事。不
可使知之。而其所不可知者何物。至於魯論
之所記者。有曰大哉堯之爲君也。可不知堯
之君之所以爲大乎。又曰周之德可謂至德
可不知周之德之所以爲至乎。微子箕子比
干。而曰三仁者何義也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
朱張柳下惠少連。而曰逸民者何取也。管仲

之器小哉。則曰人也。何以謂之人。又何以謂之器小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。則曰惠人也。何以謂之惠。又何以謂之君子。竊比老彭。老彭者何人。以孔子之聖而亦竊比之乎。原壤夷俟。原壤者何人。以孔子之聖而爲孔子之故人乎。若二三子之學孔子也。記之魯論亦可得而考也。顏回之愚。何以獨稱乎好學。曾參之魯。何以獨唯乎一貫。雍也不佞。何以可使於南面。閔子騫之孝。何以不間於人言。

子貢達者而不受命者何也。曾點狂者而孔子嘆而與之者何也。食稻衣錦而曰安也。豈知夫三年之愛。分崩離析不能守也。何列於政事之科。師商之論交也。果孰得而孰失。游夏之教人也。果孰是而孰非。夫二三子之所以學孔子者。余旣訛之矣。而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。獨無可言乎。佛肸召則曰焉能繫而不食。公山弗擾召則曰吾其爲東周。而其所以不繫而爲之者。殆非夫人之所能及。而亦

不可不知也。於丈人則曰不仕無義。於長沮
桀溺則曰天下有道。丘不與易。而其所以仕
而易之者。殆非夫人之所能及。而亦不可不
知也。其曰期月而已可也。三年有成。曰王者
必世而後仁。而其所以可。所以成。所以必世
而仁者。殆非夫人之所能及。而亦不可不知
也。溫而厲。威而不猛。恭而安者。天地中和之
德也。而中和之德之所以爲天地者何如。不
知不可也。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懷之者。

天地覆載之心也。而覆載之心之所以爲天地者何如。不知不可也。修己以敬。修己以安人。修己以安百姓者。體信達順之機也。而不知堯舜之所以猶病者可乎。立之斯立。道之斯行。綏之斯來。動之斯和者。過化存神之妙也。而不知夫子之所以不可階者可乎。昔者程子少讀魯論。但覺意味深長。諸生能如程子所謂不知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者否也。其次能知而好之者否也。今旣熟讀之矣。而又

不覺其意味之深長。知而好之。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。則亦異於程子矣。豈所以望於諸生哉。

門人方天賜重梓

林子三教正宗

論語正義卷上

門人盧文輝校輯

學而時習之

論語二十卷。卷首一字卽言學。而不知其所學者。何學也。林子曰。默而識審之。學而不厭者。學也。識亦知之義也。然其所欲識者何也。識心而已矣。心卽仁也。仁卽聖也。孔子曰。聖則吾不能。我學不厭。又曰。若聖與仁。則吾豈敢。抑爲之不厭。爲亦學也。故學也者。心學也。

所以爲仁。所以作聖者。學也。

林子曰。不遷怒。不貳過者。學也。事父母能竭其力。事君能致其身者。學也。敏於事。慎於言。就有道而正焉者。學也。日知其所亡。月無忘其所能者。學也。求其放心而已矣者。學也。君子學以致其道。而其所致者。果何道也。君子學道則愛人。小人學道則易使。君子小人分雖不同。而其所學之道。同乎否也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。固也。而曰學莫先於辨志。則其

所辨者果何志也。豈亦其在於義利之間邪。孔子曰。士志於道。而十五至學。又豈非以道爲志。以道爲學。與。若讀書務博以爲學。乃漢以來至於今。儒者之學。非古聖人之所謂學也。若讀書務博以爲學。則漢以來至於今。儒者賢於臯夔稷契遠矣。

林子曰。學从爻。覺亦从爻。蓋指吾心之爻之中而言之也。虛空本體。本體虛空。或問吾心之爻之中。林子曰。堯舜允執厥中之中。中本

虛也。而易之爻。益以象人之真心而虛其中也。豈非所謂天下何思何慮。同歸而殊塗。一致而百慮者與。故卽此虛中而學焉。則爲心學。德性之真知也。由此虛中而覺焉。則爲先覺。寂感之自然也。其曰天下歸仁。以吾真心一點之仁。而歸於吾心虛中之真去處也。其曰中心安仁。以吾真心一點之仁。而安於吾心虛中之真去處也。易曰。爻者效此也。豈不以所畫之爻。以效吾虛中之真去處乎。又曰。

爰者言乎其變也。豈不以千變萬化皆由此
中出乎。或問中之一。林子曰。堯舜之中本虛
也。而其中之本虛。則自然有一點之仁。至於
其中焉者。中之一也。故儒氏之安安者。於其
所當安者而安之也。二氏之止止者。於其所
當止者而止之也。而其所謂安安而止止者。
靜亦安。動亦安。安於其所而自不搖也。靜亦
止。動亦止。止於其所而自不遷也。豈曰無終
食之間違仁焉已哉。而造次必於是。顛沛必

於是矣。故曰學而時習之。念念常在於仁。無時而非學。無時而非習也。

不亦說乎

林子曰。此言說即孟子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之悅也。

不亦樂乎

林子曰。此言樂即孟子所謂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樂也。

孝弟爲仁之本

林子曰。孝弟也者。親親也。親親而仁民也。仁民而愛物也。故孝弟爲仁之本。

巧言令色鮮矣仁

林子曰。巧言令色之徒。則心已逐於外矣。亦豈知孔子之所謂安仁。孟子之所謂居仁邪。故曰鮮矣仁。

賢賢易色

或問易色。林子曰。易色者。改容之義也。余昔嘗徧叩三門。以賢人之賢也。其尊之也。而君